

早期吴语的句法类型特征

——见于西方传教士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课本*

林素娥
上海大学中文系

提要 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吴方言课本语料表明, 早期吴语即为话题优先典型的方言, 突出表现在受事话题结构分布广, 与话题优先典型特征相和谐的句法表现还有: 处置句发达、采取“基准+比较结果”的差比句、处所题元前置、处所后置词活跃等。该研究表明: 话题特征可以作为方言句法类型比较研究的基本参项。

关键词 吴语、传教士课本、句法类型、话题优先

前言

从功能角度来说, 方言是方言区人们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 它一般只有口头形式, 没有书面形式(除粤语外)。在这种自然口语中, 句子的基本结构受语用因素支配, 以话题-说明来组织句子十分明显。如:

拉现在春末, 乡下种田人要一日忙一日哉 s_1 ; 起初末, 耕田 s_2 ; 后来末, 散种佬插秧 s_3 ; 是望歇两日有好收成也 s_4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 1910, Lesson 10)

上例为复句, 共四个分句(s_{1-4}), 前三个分句, 都以时间词“现在春”、“起初”、“后来”为叙述的出发点, 为后面的说明部分提供时间范畴, 它们也是说听者已知的或通过语境可推测的, 即话题, 而说明部分则是说者要表达的目标, 也是听者未知而需要特别留意部分; 上海话“末”粘附在话题上, 标注话题的句法性质。

话题一般都出现, 但主语却可以不出现, 如上例中 S_{2-4} 主语“乡下种田人”都承前省略, s_2 、 s_3 , 若没有话题, 则影响表达。可见, 话题在上海话句法中的重要性。

话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 Chao(1968)提出以话题-说明代替主语-谓语分析汉语句子结构的观点之后, Li & Thompson(1976)更明确地提出话题属句子成分, 是具有类型学意义的重要参数, 世界语言可分为注重主语型(英语)、注重话题型(汉语)、主语和话题

* 该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吴语、粤语与湘语语序类型比较研究”(批准号: 07CYY007)与上海大学创新项目“一百年间上海话句法类型特征之研究”(A.10-0102-09-004)赞助, 特此致谢! 并感谢游汝杰先生提供传教士方言学课本。

都注重型(日语)、主语和话题都不注重型(菲律宾语)等四类。他们的研究突出了话题在语言类型学中的重要地位,也使话题成为国际、国内语言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尽管对汉语话题性质仍有不同看法,但汉语为话题优先语言观在语言学界得到普遍认同¹,汉语话题属于语法成分,它是分析汉语等话题优先语言句子的必有成分。

话题特征在汉语方言内部具有典型度不同,徐烈炯、刘丹青(1998)运用吴语上海话语料,得出吴语是比官话话题优先更典型的汉语方言。他们着眼于话题特征本身的经验描写,提出上海等地吴语属于STV型发达的语言,也是一种最弱的SVO、SOV倾向最明显的方言。这与桥本(1985)的研究有些出入,桥本从地理类型学角度得出:吴语像闽、粤、客等南方方言一样,是一种SVO强于北方官话的方言。那么这种不同,到底是因为吴语历时演变造成,还是研究者观察的理论视角不同造成的呢,结合吴语早期语料献,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疑问。

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上半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日本商人,编写了不少吴方言课本、语法书等,这些著作是进行方言一百多年历时演变研究的宝贵资料(游汝杰 2002)。本文拟选取上海话课本(5本)、宁波话(1本)、温州话(1本)观察得出:一百年前的吴语就是一种话题优先典型的汉语方言。所选课本分别为:

Benjamin Jenkins,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50. (记作“BE1850”)

F. L. Hawks Pott, D. D. (卜舫济),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记作“F. L1907”)

D. H. Davis, D. D.,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index* 1910. (记作“D. H. 1910”)

DR. R. A. PARKER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Romanized &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1923,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记作“DR. 1923”)

王廷珏 增补实用上海话 民国二十九年 (记作“王 1940”)

P. G. Von Mollendorff, *The Ningbo Colloquial Handbook* (《宁波方言便览》),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282p, 1910. Ningbo. 此书实际写于十九世纪末期。(记作 P. G. 1910)

P. H. S. Montgomery, *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93. (记作 P. H. 1893)

一 吴语受事话题句分布广

及物结构(transitive structure)中受事优先充当哪种句法成分,由语序类型决定。普通话是话题优先的语言,受事成分往往受语用因素影响,可选择作话题或次话题。如“这碗饭我吃完了”,肯定陈述句中及物动词“吃”的受事“这碗饭”是确指的对象,是已知信息,易于在句首作话题,“我吃完了”则用来说明话题,这种“受事话题-说明”的结构,体现了汉语话题优先特征。

吴语上海等方言中,这种受事话题句使用更常见。普通话常用的见面问候语“吃饭了吗”,上海话最自然的表达是“(依)饭吃好口伐?”。刘丹青(2001)指出,上海话受事话题句高达1/3强,一般多分布在是否问句(如“依钢笔有口伐?”)、反复问句和否定陈述句中,而特指疑问句、反意疑问句、肯定陈述句等大多使用VO语序。钱乃荣(1997)也分别指出吴

¹ Trask 1993 标准英语语言学词典收录 topic prominence (Li&Thompson): Trask, R. L. A Dictionary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s. USA: Routledge.

语上海话 SOV(即本文的受事话题句)分布的八种句法环境。不过,早期吴语上海话受事话题句分布的句类更丰富。在句法位置上,受事成分不仅可以在主谓之间做次话题,也可以在主语前,做主话题。

1.1 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

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中受事成分充当话题的倾向在上海话、宁波话和温州话中都非常强烈。如:

- 上海话: (1) A: 馒头侬担拉否? B: 担哩。
 (2) 铜钱侬还有得多否? (BE1850)
 (3) A: 侬帽子有呒? B: 呒没。
 (4) 伊个先生饭吃未?
 (5) 中国桃子侬吃过歇未?
 (6) 我个衣裳裁缝做好未? (F. L1907)
 (7) (甲) 布机有否?(乙) 布机有一千部。
 (8) (甲) 我侬行里, 东洋货, 西洋货, 随便甚杂货, 都办个。
 (乙) 出口货做否? (王 1940)
- 宁波话: (9) 蚊虫英国有弗?
 (10) 葛个小人豆有种过弗?
 (11) 葛件衣裳明朝做拉好弗?
 (12) 你天亮饭吃过弗?
 (13) 上海个道台看见过弗?
 (14) A: 饭吃得落弗? B: 吃弗落。
 (15) 葛种介个货色你拉地方有弗有?
 (16) 糙米饭先生吃弗吃? (P. G. 1910)
- 温州话: (17) A: 你灯点起罢未? B: 我点起罢, 渠吹爻。
 (18) A: 你饭喫罢未? B: 我还未喫。
 (19) A: 该本书你读完罢未? B: 十分我□[ts'z²]過八分罢。(“□”表本字未明)
 (20) A: 该个字你识弗识? B: 该个字我还未□[ts'z²]過。
 (21) A: 佢土话懂弗懂 B: 我听见讲佢不懂。(P. H. 1893)

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虽构成是非问句的语气词不同,但句中若带受事,则都采取话题句表达。上海土白(1850)第一到三册共 19 课中带受事的是非问句共 67 例,全都采用受事话题句。

宁波话若受事为指人的名词,也可以出现在句首做话题,如例(14)。这种高生命度的名词极易与施事主语相混,但宁波话仍出现在句首作话题,这表明话题在宁波话中有固有的句法位置,所以无须担心高生命度名词充当话题时与主语混淆。

在是否问句中,还有一类偏离话题句的结构。如:

- 上海话: (22) 一把刀伊担拉否?
 (23) 一只篮侬肯借拉我否?

(24) A: 一只鸟依要拨伊否? B: 是要拨伊。

(25) 两匹布依拈拉?

(BE1850)

(26) 一只狗要买呒?

(F. L1907)

以上用例中句首数量结构所指无定,是新信息,也是焦点信息,其语义属性偏离了话题表确指或类指义,也不符合话题为旧信息的语用特征,但早期上海话却可以出现在主语前,例(22)-(25)在主语前,例(26)施事主语省略,数量结构“一只狗”出现在话题位置上。这与是否问句中受事的话题倾向强烈有关,由于受事倾向于前置,当它偏离了话题的语义语用属性时,也被前置,就出现了OV语序的迹象。

1.2 否定句

否定句也是早期吴语受事话题结构分布的主要句类。如:

上海话:(27) 馒头我勿担。

(28) 榔头末勿担,担之钉来。

(29) 背心伊呒没。

(30) 洋钱末呒没个者,铜钱有两千拉哩。

(F. L1907)

(31) 现在东西勿曾偷着,倒返而吃之素个布丁,终要求先生救救我一条命。

(DR. 1923)

(32) (甲) 我酒勿大会吃个,吃杯麦茶罢。

(33) (主) 格末依看,屋里向醒醒来,窗上个玻璃也勿措,蓬尘也勿掸,地板也勿拖,像甚样式呢?

(王 1940)

上海话否定副词“勿”、“勿曾”与动词“唔没”构成否定句,若带受事成分,也都优先充当话题或次话题,例(30)、(32)句首名词与后一分句中名词构成对比性话题,并用“末”来突出话题的性质。

宁波话:(34) 阿拉茶嚟。

(35) 现银子我身边弗带,请你上来帐上。

(36) 葛一桶水掣弗起来。

(P. G. 1910)

宁波话“嚟”表示“没有”的意思,作否定动词,“弗”为否定副词,表示“不”“没”的意思,它们构成的否定句也用受事话题句来表达,如例(34)-(36)。

温州话:(37) 许本书识得个格字还未数。

(38) 其铜钱弗舍得用。

(P. H. 1893)

温州话“未”构成已然动作的否定句,“弗”用来否定未然或习惯性动作句,这些句子也采取受事话题句,如(37)、(38)。

是否问句、反复问句以及否定陈述句是早期上海、宁波、温州等方言话题句分布的主要句类,这与当代上海话受事话题句的分布是一致的,表明100多年来吴语话题句就广泛地分

布在这些句类中，但实际上，肯定句也是话题句分布的重要句类，特别是当句子表达某种主观意愿或祈使、命令等语气时，受事话题句几近成为唯一合法的表达。

1.3 肯定句类中的话题句

1.3.1 表示意愿或祈使的肯定句

这类句子在上海话中常用表示必须的情态助词“要”、加强语气的“脱我”（“帮我”、“给我”的意思）。如例(39)-(44)；句中谓词，一般都带结果补语，或者用表示反复义的重叠式。如：

- 上海话：(39) 馒头要依切开来。
(40) 羊肉要依割脱一颜。
(41) 羊肉要烧来熟点。
(42) 第只袋要依背一背。
(43) 第颜羊肉脱我割脱之。
(44) 第个鸡汤脱我烧一烧热。 (BE1850)
- 宁波话：(45) 东西量量看。
(46) 碗要溇拉干净。
(47) 地毯上灰尘担点掉。
(48) 客间收作好起来。
(49) 衣裳折好放来衣橱里。
(50) 出来之，门锁锁好。
(51) 地板扫扫其。
(52) 葛票货色我贱贱贵贵要卖掉。 (P. G. 1910)
- 温州话：(53) 字典撚起。
(54) 衣裳□[t'aih]落。(脱下衣服)
(55) 许本书□[tso¹]来巧我。(拿那本书来给我)
(56) 该日天色冷，你衣裳著著一件添。 (P. H. 1893)

以上各例用来表达说者的主观意愿或对听者的一种要求、命令，句中受事成分都前置做话题，话题句也是表达意愿句或祈使句的基本句式，很少用处置结构表达。

1.3.2 动补结构做谓词的受事话题句

动补结构或动词带体标记做谓词，不表达意愿或祈使时，若带受事成分，也有很强的话题化倾向，尤其是宁波话，这类陈述句的受事话题化倾向十分强烈。如例(57)-(65)，其中例(65)为无定数量名短语充当受事话题；温州话则虽多用话题结构，但这些问题多作处置介词宾语(下文展开)，上海话不如宁波、温州两方言强烈。如：

- 宁波话：(57) 葛个道理我前头听过兑。
(58) 一百部书都印好兑。
(59) 衣裳溇好兑。
(60) 律法皇帝已经定当兑。
(61) 屋拢总拆掉兑。

- (62) 一票银子我付完兑。
 (63) 前礼拜雨落拉大大。
 (64) 葛档生意铜钱可以稳赚。
 (65) 一百块洋钱我已经收到兑。 (P. G. 1910)
- 温州话：(66) 火烛烧起。 (P. H. 1893)
- 上海话：(67) 依看，第个窗帘依弄坏者。
 (68) 若然第件案子能够破脱末，我要大大里赏赐侬。 (DR. 1923)
- (69) 伊就大大里动气咗话，我是中国人，只会教中国个圣贤书，外国书是外国人读个，就是杀脱我个头末，我也勿情愿教个。
 (70) 我有一个朋友拉苏州做教习个，伊话，要弃脱蝇苍，勿是拉伊拉已经出来个后首。

以上上海话例(67)、(68)都用话题结构，但例(69)-(70)虽用动补结构做谓语，但受事仍做动词宾语。

从受事话题所分布的两类肯定句来看，影响话题化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表示祈使、意愿的语气，这对三地方言受事话题化的制约是一致的，其次是句法上谓语必须带补语、体标记或其他成分，这个句法条件对宁波话受事话题化的影响最明显。

此外，受事话题句也分布在特殊疑问句中。如：

- 上海话：(71) 袜依要买几双？
 (72) 第封信依要拨拉啥人？
 (73) 手依为啥净来勿干净？ (BE1850)
- 温州话：(74) 你铜钱银肯多少帮我否？ (P. H. 1893)

综上所述，吴语上海、温州、宁波话受事话题化十分活跃，受事可分布在各句类中(是非问、正反问、特殊疑问句、否定陈述句、祈使句、意愿句等)作主话题和次话题。这表明，在吴语这种话题优先典型的汉语方言中，受事易于在某种特定的句法或语用因素的驱使下，实现话题化，甚至表示无定数量名结构的受事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形成 OV 结构。

二 吴语处置句发达

处置式并非 SOV 语序的句法表现，而与汉语话题化倾向有关。虽不少学者(Tai 1973; Li & Thompson 1974, 桥本 1985)将处置式看做汉语 SOV 语序的表现，但处置式在普通话中分布很低(Sun & Givón 1985)，在结构上与 OV 语序的关系也并不密切，却与受事话题句关系密切(朱德熙 1985)，“处置介词-NP”结构表示有定的对象或类属义，它和动词可以没有选择关系，它控制着代词复指和同指 NP 成分的删除等(Tsao 1979, 1990; Mei 1979)，功能、形式、语用的研究都表明处置结构具有话题结构的特征，所以处置式的发达也是反映方言话题化程度的句法现象。如：

- 上海话：(75) 答应之末第个老板日夜赶紧个做，拿₁多化个火药放拉一只研钵里叫徒弟拼命个磨，研之长远药力忽然爆起来，“砰个一响，”拿₂房子全轰脱咗烧杀之七个人，看见之真正是凄惨。 (DR. 1923)

例(75)中拿₁引介“多化个火药”作话题，述题部分“研之长远药力忽然爆起来，‘砰个一响，’”进行说明，并推进到新的话语阶段，用“拿₂”来引进具有相关性的话题“房子”。

早期吴语上海、温州、宁波等方言处置结构都很活跃，成为实现受事话题化的重要句法手段。

早期上海话用“拿[nau]”字处置句十分常见。如：

- (76) 有一只内河个小火轮行过咗激起浪头来拿第只小船冲翻之。
- (77) 拉第个时候第两个佣人就趁此机会拿伊拉捉牢之，咗送到官府地方去。
- (78) 必过伊个头有点蓬松伊个嘴里衔一粒大珍珠咗第粒珍珠个直径大约有一寸多，后首拨掘坟个工拿珍珠从嘴里挖之出来，难末尸首立刻变颜色咗渐渐能腐料者，到末脚来变成功一摊水。
- (79) 后来巡捕来者就拿车夫打之一顿，车夫既然受之铜钱上个损失，又遭着肉身上个痛苦，实在是悔气。
- (80) 吃西瓜顶算省，吃完之拿西瓜皮盐之当粥菜，西瓜子抄熟之当小吃。
- (81) 我虽然勿懂化学，但是听见人家话碎玻璃再可以放拉炉里烧咗做东西个，实盖想起来我佢应该拿碎玻璃聚拢来放拉一处，一末可以免脱散拉地上触伤苦恼人个脚，二末再可以拿碎玻璃卖拨拉玻璃店里咗赚几个铜钱。
- (82) 伊连忙拿₁珍珠放拉伊个身边之咗，独方步走出去者，嘴里话“多谢，多谢”，难末第个伙计就跑去拉住伊，第个女人就拿₂伊个伙计打两记耳光，后来第片店里个东家晓得事体勿对者，就出来讨饶咗认错，第个女人才肯拿₃珍珠拿出来，伊并且话侬勿肯卖可以话勿实，为啥要实盖咗规矩咗咗人呢，我现在打侬就是要教训。

(DR. 1923)

上举用例(75)-(82)中“拿”表示处置，处置宾语是上文已经谈及的，也是说明部分叙述的对象，处置宾语具有话题的特点；“拿”表处置很常见，一段话中，随着话题推进，多次使用处置介词来引进新的话题，如例(82)“拿₁”“拿₂”分别引进新话题“珍珠”和“伊个伙计”，“拿₃”则激活有话语间隔的话题“珍珠”，并将话语不断推进。从功能角度来看，早期吴语“拿”字处置句发达并不奇怪，因为在吴语这样的话题优先语言中，话语的推进往往是以话题来展开，话题是重要的句法成分，除了表示话题句法成分性质的形态标记即话题标记在发展之外^[16]，具有介引话题功能的其他句法成分也得到发展，如处置标记“拿”。

温州话、宁波话处置结构也是常见的句式。如：

- (83) 我把三板划岸边去。
- (84) 把该两张纸□[pah]起。
- (85) 把箱收拾起。
- (86) 造反咯人把男女老少□[oh]杀爻。
- (87) 有个人放枪，把其个小□[si]儿伤着重□[shic¹]
- (88) 你两个□[si]儿，一个面貌顶生好，一个面貌醜甚，许个面貌好个耻笑许个面貌生土□[le]个，许个人就生气，把茶碗□[choa]破爻末碎。有个人讲其两句，其慌爻就

讲茶碗是宕落爻个，其大家把其个辨儿揪牢，要把其拔去，其□[lai²]倒地下把手倒着。

(P. H. 1893)

例(83)-(88)温州话用“把”²[po¹]字引介新话题，如例(88)“茶碗”、“其个辨儿”、“其”、“手”，将话语层层推进。温州话“把”可做量词、动词，但做处置介词是其主要功能，温州话(1893)中搜集 74 例“把”字句及短语，处置介词用法有 56 例。

宁波话也用“把[pô³]”表处置。如：

(89) 把我个袷袄放来皮箱里。

(90) 把葛星碗盏碟子挖去圆来橱里。

(91) 好把火炉放来外头。

(92) 佷去把帐子挂子。

(93) 昨日落拉一阵大雨把我隔开来河葛边。

(94) 我将葛件事干告诉佷，佷勿要扬开。

(95) 走到一塔地方，叫拉鬮，来葛头把耶稣等两犯人钉来十字架，一人来顺手边，一个来左手边。

(96) 其拉带其去时候，拿一个吉利奈人西门，从田阪晨介来，把十字架放来其身上，擦其背来耶稣后背。

尽管处置句形成较晚，但上海话、温州话、宁波话并不少用，这种句式的发展和活跃与其整体句法类型特征相关。从话语功能来看，处置介词不仅表达处置意义，它还具有引介话题的功能，处置句发达是吴语话题优先句法特征的重要内容。

三 “基准+比较结果”的差比句

语序类型学中差比句存在两种不同的线性序列，一为“形容词(比较结果 adjective)-比较标记(marker)-基准(standard)”，如“taller than John”、“我高过你”，这种词序的差比句往往与 VO 语序和谐；二为“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式，它与 OV 语序和谐(Greenberg 1963). Dryer(1992)考察 625 种语言中形容词(adjective)和基准(standard)的词序分布，也得出 OV 语言以基准+形容词(StAdj)为差比句式，而 VO 语言差比句则用形容词+基准(AdjSt)的语序，不过汉语则成了唯一的例外。

实际上，汉语差比句中基准与形容词常常并没有语义上的选择关系。如“房子我比你大”，属性主体“房子”与形容词“大”具有语义上的选择关系，而基准“你”并不是形容词“大”的必有论元，它与形容词语义关联松散；其次，从语用信息角度来看，“基准”一般多为有定的已知信息，具有话题的特征，而“形容词”为比较的结果，是未知的信息，所以“基准+形容词”的词序，遵循着“旧信息+新信息”信息组织原则，与“话题-述题”的表达是一

² 当代温州话用“逮”做处置介词，如“你逮地下扫两扫爻。(你把地扫一扫)”(游汝杰 2003: 222)；该书记作“把”字，应借用了官话形式，不过，我们相信，在处置句式的使用上，该书应反映了温州方言的实际情况。

³ 此处宁波话“把”，当代宁波方言一般记作“拨”字。

致的，这种语序体现了话题优先语言的句法特点。这样，在话题倾向越强的方言或语言中，“基准”前置为话题的要求越高，也更倾向于采用“基准+形容词”的结构。

早期吴语具有话题优先典型的句法特征，这也反映在差比句整齐划一地使用“基准+形容词”的词序上。上海话使用“比/比之+基准+结果”的差比句，宁波话、温州话与上海话差比句词序一样，但一般只用“比”作比较标记。

- (97) A: 依第个小团比之个个大点否? B: 大点
(98) A: 依第只箱子比之个只轻点否? B: 倒重点
(99) A: 依第件背心比之个件长点否? B: 长点
(100) A: 依个银子搭我个一样数目否? B: 依比我多
(101) A: 第个人个马比我多呢少? B: 马末比依少点，驴子呢比依多点。
(BE1850)
- (102) 现在拉租界里造房子，比之从前是大两样哉。
(103) 讲到救火个家生，现在是比从前更加好佬灵巧。
(104) 我想第日上，坐电气车个人，比之-闲常日脚，要加添多倍拉。
(105) 印度国里，老鼠个数目，比之人个数目来得多。
(106) 因为人个性命，比之铜钱，是更加宝贝也。
(D. H. 1910)

上海土白与上海话练习中用“比之”比“比”更常见，但“基准+结果”的词序是一致的。不过，在上海话课文中则“比”字差比句比较常见。如：

- (107) 台湾是福建对面个一个小岛，天气本来是比上海热，但是今年夏天热得更加利害。
(108) 从杭州有黄包车到现在，伊个生意是十分发达，车夫拉车子比上海个车夫要好得多。
(109) 讲到穿耳朵眼吃个苦头确实比缠脚多得多者。
(110) 我看杭州个包车比之上海个汽车还要出风头。
(111) 伊个两只眼睛虽然瞎，但是分辨物品个本事，比之亮子还要来得利害，我有空个工夫末，我终要到伊个店里去坐坐佬相相。
(112) 莫干山是浙江西南个一个有名声个地方，山青水秀比之江西个牯岭还要好。
(DR. 1923)

早期宁波话、温州话则一律用“比”字差比句。如：

- (113) 葛个东西比其好两倍。
(114) 其女人个气力比其大。
(115) 中国字比外国字难写。
(116) 塘头个说话，比葛头个说话好讲。
(117) 侬拉葛头个规矩，比阿拉塘头好。
(118) 柴比煤炭贱点。
(119) 塘头个田稻比阿拉葛头个迟点。
(P. G. 1910)
(120) 该比许个还好叻。
(121) 该俚个屋宕比旁搭高叻。

(122) 该个屋宕比许个屋宕好多。

(123) 其字眼比我识多来个。

(124) 菜油比麻油贱叻。

(P. H. 1893)

早期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都采用“基准+比较结构”的词序，这种词序与其语序类型并不相悖，吴语并不是典型的VO语言，但却是一种话题优先典型的汉语方言，差比句采取“形容词+基准+比较结果”的结构，“基准”是有定成分，有些基准与句子谓语没有句法语义上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得靠语境(上下文)关联，如例(104)“闲常日脚”与谓语“添”，(109)“缠脚”与谓语“多”等，语义关系非常松散，只有联系比较前项(上文)才能明确这些基准与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例(104)应该是“闲常日脚坐电气车个人”，是谓语“添”的论元成分，例(109)联系比较前项，得出“缠脚”应该是“缠脚吃个苦”，与“多”构成论元关系。“基准”与谓语间松散的句法语义关系符合汉语话题-述题关系，所以基准就是话题，比较结果构成述题。早期吴语采取“基准+比较结构”的差比句与它话题优先的句法类型特征相吻合。

四 处所题元的前置

处所题元是指由处所词充当的处所宾语或状语。普通话中“我去北京”中“北京”作“去”的宾语，表示终点，也可以做状语，如“到北京去/来”，广州话处所题元则只能作宾语，如“佢去/来北京”，这种句法分布的差异，与方言语序类型有着密切关系。广州话SVO语序比普通话典型，采用“去/来+终点”结构也不足奇怪，而普通话SVO语序并不典型，处所题元状语化的结构与这种语序类型特征相和谐。处所题元是汉语方言类型比较研究的重要参项。

刘丹青(2004)比较粤语、吴语、官话等方言“来/去”句处所题元句法位置，得出粤语(方所后置倾向)-官话(介于两者之间)-吴语(方所前置倾向)的类型差异。这种类型差异，与粤语、官话、吴语的语序类型是相和谐的。今吴语上海等方言优先选择“处所题元+来/去”的结构，特别是绍兴、宁波等地采取“终点+来/去”结构的前置式，这种句法表现与其受事次话题化而引起的SOV萌芽是和谐的。

传教士方言课本中，上海话、温州话等处所题元则以“到+终点+来/去”为常，偶尔也见用“终点+来/去”的前置式，宁波话则大量使用“终点+来/去”，但是三方言都没有“来/去+终点”的用法。

(125) 我要到花旗国去

(126) 到伊爷墟头去

(127) 我勿到啥人场化去

(128) 侬爷是要到侬阿哥场化去否

(129) 侬可以到我场化来一淘去看戏否？

(130) A: 侬啥场化去买个

B: 苏州去买个

(BE1850)

例(125)、(126)肯定陈述句，都采用“到+终点+去”的结构；例(127)特殊疑问词用作任指，例(128)、(129)用“否”构成是非问句，也都采用“到+终点+去/来”结构，不过，例(6)特殊疑问句则采用“啥场化+去”结构提问，并用“苏州+去”作答，从句子信息结构来看，

“苏州”显然是句子的自然焦点，应该在谓语动词后，但答句却采取了“苏州+去”的句式，这类结构在增补实用上海话(1940)中较常见。如：

- (131) 黄包车，虹口小菜场去否？
(132) 送侬巡捕房里去。
(133) 城里独怕勿曾去。
(134) (乙) 还好侬忙呀，我侬长远勿见者，阿里来？ (甲) 屋里来，我出门去之一趟，昨日刻转来。
(135) (甲) 老兄阿里来？ (乙) 我从茶会上来，侬今朝勿曾出去？ (王 1940)

例(131)-(134)中处所题元在谓语动词“去/来”前，从句类来看，例(131)为是非问句，例(132)肯定陈述句，例(133)为否定句，例(134)是特殊疑问句，“处所题元+去/来”的结构分布不受句类限制。不过，例(135)的问答形式与例(134)同，而例(135)则用“从+源点+来”作答，且这种结构更为普遍，“源点+来”、“从+源点+来”结构对比表明，前者很可能是从后者隐去前置词“从”而来，因为前置词往往在谓词和后置词表义完备时可以省去。

温州话表处所的疑问词也常用在“来/走”前，如：

- (136) 你老人家若宕来？
(137) 你老人家末若宕走？

不过，优势结构仍然是“到/走+终点+去”。如：

- (138) 到若宕去？
(139) A：其走若宕去罢，你晓得弗晓得？ B：其走街□[de]去罢。 (P. H. 1893)

尽管上海话、温州话课本中，以“到/走+处所题元+去/来”为优势结构，不过，宁波话普遍可见的是“处所题元+去/来/到”的结构。如：

- (140) 塘头来过弗？
(141) 我想扬子江上头去。
(142) 北京到过弗？
(143) 城里头到过么？
(144) 侬阿里去？
(145) 其船里来，快弗？

例(140)-(144)都采用“终点+来/去/到”的词序，例(145)“船里”很特殊，处所短语“船里”表示“乘船”的意思，处所短语表示方式，宁波话一般用“趁[Ts'ing]”作介词，接“船[jün]”作宾语，但此例隐去前置介词“趁”，用“船里”和“来”使语义完备，这也表明宁波话是一种前置词功能很弱而后置词功能强的方言。

五 处所后置词活跃

类型学中的 Adposition⁴是指语言中黏附在名词性短语上,表示该名词与句中动词的语法或语义关系的词^[20],比如英语“The cat sleeps on the sofa”中“on”在名词短语“the sofa”前,引进前置性短语“on the sofa”,“on”为附置词中的前置词(preposition);汉语“放桌子上”中“上”则在名词短语“桌子”后,引介后置性短语,“上”则为后置词(postposition)。所以根据它与名词短语的位置关系,附置词可分为前置词和后置词。

附置词与语序基本类型相关(correlation),是语序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参项,具有很强的预测力。如果一种语言是OV语言,则常使用后置词,若是VO语言,则常使用前置词,前置词、后置词的使用与语序类型相关^{[21][22]}。

早期吴语虽属于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方言,但表示处所的后置词十分丰富。如:

宁波话:(146) 茶壶,按来茶几上。 (P. G. 1910)

温州话:(147) 我坐是楼上,其坐是下转。 (P. H. 1893)

上海话:(148) 难末侬回到房子里去,担之侬个行李就到船上吃之夜饭啉困个。(DR. 1923)

例(146)“来”表所在,为宁波话前置词,“上”则黏附在“茶几”上,表示方向,为宁波话后置词;例(147)温州话表示场所“是”与表示方向的后置词“上”构成框式结构,不过,这种组合是句法的,不是词汇的,所以不宜看作框式附置词;例(148)上海话表示终点的前置词“到”与后置词“里”共现。可见,早期吴语也是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汉语方言,表示所在、终点等意义的前置词,与表示方向的“上、里”等后置词共现。不过,早期吴语表处所的后置词比较发达。

“地方”[di-faung]可黏附在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后,并不附加实在的处所意义,表义很虚,标明所黏附名词的处所性质。如:

(149) 伊(骆驼)走拉沙漠地方有大功劳拉人个,伊走拉沙漠地方可以忍耐七日勿吃啥。
126 课

(150) 拉夏天热个辰光拉上海有多化外国人到乡下地方去避暑。

(151) 今年上海地方,从湖北来个难民实在多,因为拉湖北河阳泉地方有水荒,田里无没出产。 133 课

(152) 中国地方马个用头,做手脚及别国个多,因为拉内地里少开阔个路啉,就是乡下人家耕田,都勿用马,全是用牛。

(153) 酒钱末,拉中国各处地方勿论做啥大小个事体,终有人要讨酒钱。

(154) 拉烟台地方顶好勃相,好拉海洋里向游水。

(155) 拉山东地方,有一个人姓赵,伊有两个儿子。

(156) 船上个客人,也勿敢进第个口子。拉口子里向个人,也勿许出去到别块地方,恐怕病要传染开也,拉香港地方从前有实盖个事体。 (D. H. 1910)

上海话“地方”可以做普通名词“沙漠”,如例(149)、名词短语“乡下”,如例(150)等处所后置词,也可以接在地名、国名上,如(151)-(156),成为高频使用的处所后置词。

⁴ 沈家煊(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译为附置词,商务印书馆,刘丹青(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中称为介词,商务印书馆。为避免与传统语法中的“介词”概念混淆,本文采用附置词的说法。

宁波话也用“地方”或“地面”作处所后置词。如：

(157) 收票来我地方。

(158) 山东地面周围转方大约七十二万里。

(159) 广西地方出好树木。

宁波话“地方”表处所时，不仅可用在专有名词后，也可用在人称代词后。

(160) 丝不是你大家地方出个呢？

不过，温州话仅有例(160)，“地方”用在复数人称代词后。

此外，“场化”“块”“墟头”等名词也都可以在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后表处所，有些也可以用在处所名词后。如：

(161) 垃拉我场化

垃拉伊场化

垃拉侬场化

(162) 垃拉侬场化

垃拉伊拉场化

(163) 勿垃拉到伊兄弟场化去者。

(164) 侬是要差人担物事到皮匠场化否？

(165) 几点钟侬到外国人场化去。

(166) 看地方起，像江湾，杨树浦咯甚，近来完，不过鸟少点，像苏州，杭州场化末，山多，格咯野鸡野鸭，伊套野货美多个，倒是路远点，一日天转来勿。(王 1940)

(167) 到伊斧墟头去。

(168) 郎中先生几时到侬阿哥墟头去。

(BE1850)

(169) 我拉前年个夏天避暑，拉伊块个辰光我看见之多条大蛇。

(DR. 1923)

(170) 而且拉每条桥块下，扎之柏子个牌楼佬，装之各奇，各式个金丝灯。(D. H. 1910)

上举用例中“场化”的使用很普遍，可用在人称代词、指人名词、专有地名等上，表示处所或标记词语的处所性质；“墟头”“块”的使用不及“场化”常见，如例(168)-(171)都用作处所的后置词。

处所后置词活跃也是现代吴语的一大特点，比如温州话^[23]“拉[la⁰]”可以在代词或指人名词后，如：兰水笔是我拉(钢笔在我这儿)，票走老王拉(票子到老王那儿拿)，例中“拉”读轻声，它主要表示所黏附的名词或代词的处所性，与处所词不同，它与早期吴语各方言“地方”“场化”一样，都是吴语中的处所后置词。这些处所后置词与普通话处所指示代词“这里/那里”不同，“这里/那里”虽也常用在其他体词后表示处所，但带有较实在的处所意义，若与表示处所的名词组合，则形成叠床架屋的现象，造成语义冗余，表达不经济，所以处所名词后一般都不用“这里/那里”，而吴语“地方”“场化”等则可以黏附在处所名词上，它是一个表义虚化的功能词，即后置词，尽管在语音形式上还没有弱读迹象。

六 小结

根据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的方言学课本，本文从句法类型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早期吴语上海、宁波和温州话的相关句法表现，概括如下：

(1) 早期上海话、宁波话和温州话受事话题化的倾向强烈，是非问句、正反问句、否定陈述句、表示意愿或祈使的肯定句等句类都成为受事话题句分布的句类，这种受事话题化也与句法结构自身的调整不可分割，尤其是宁波话，谓语动词重叠或附加其他成分，都倾向于用受事话题句表达。

(2) 处置介词虽仍表达某种处置意义，但其语用功能与话题标记相似，处置介词带受事宾语也是实现吴语受事话题句的重要手段，“拿”、“把”做处置介词，具有引进新话题，激活有间隔的话题等功能，处置结构在三地吴语中发达，是吴语话题优先典型的句法表现。

(3) 早期吴语都采取“基准-形容词”的词序，“比”字差比句是吴语最基本的差比句式。这种结构中基准与形容词的语义关系松散，“基准-形容词”与“话题-说明”结构相似，所以吴语采取“基准-形容词”的差比句词序，也与其话题优先典型的句法特征有关。

(4) 处所题元的句法分布也与语序类型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吴语上海话、温州话等处所题元以“到/走+终点+来/去”为常，偶尔也见用“终点+来/去”的前置式，宁波话则大量使用“终点+来/去”，但是三方言都没有“来/去+终点”的用法。

(5) 处所后置词是一类黏附在体词性成分上，表示体词处所性质的词，早期吴语“地方”“场化”等可黏附于人称代词、普通名词、专有名词上表示处所，是功能活跃的处所后置词。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句法特征，从类型学角度来看，我们相信早期吴语(一百多年前)就是一种话题优先典型而 SVO 语序较弱的汉语方言。

参考文献

- 曹逢甫著，谢天蔚译. 1979/1995. 《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刘丹青. 2001. 〈吴语的句法类型学特点〉。北京：《方言》4。
- 刘丹青. 2004. 〈方所题元的若干类型学参项〉。香港：《中国语文研究》9。
- 钱乃荣. 1997. 〈吴语中的 NPS 句和 SOV 句〉。武汉：语言研究 2。
- 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 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烈炯、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2002.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1986. 〈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上海：《复旦学报》：107-123。
- 朱德熙. 1985.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ao Yua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68: 81-138.
- Dryer, Matthew S. 2005. Order of Adposition and Noun Phrase. In *WALS*, 346-349.
-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oseph H.(ed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73-11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Li, C. N. & Thompson, S. 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Thompson. 1974. An explanation of word order change: SVO SOV. *Foundations of Language*(12): 201-214.
- Mei, kung. 1980. Is Modern Chinese really a SOV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1979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ed. By Ting-chi Tang, Feng-fu Tsao, Ing Li: 261-273.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
- Sun, Chao-fen and Talmy Givón. 1985. On the so-called SOV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quantified tex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61(2): 329-351.
- Tai, James. 1973. On two functions of place adverbials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2/3: 154-179.
- Tsao feng-fu. 1990. *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国语句子的句子与子句结构 [M]. Student Book Co., Ltd.

Syntactic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Wu dialects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Lin Su'e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information deriving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compiled by missionarie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nd tradesmen from Japan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go, Wu dialects is a language of topic-prominent (Tp). The construction of object topicalization has a very wid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canon Tp, eg.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is well developed, the word order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s “standard-adjective,” Theta denoting locations are fronted, postpositions denoting locations are used more often than the Mandarin. This shows that topicalization should be one of the basic parameters among the comparative view of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Wu dialects, textbooks compiled by missionaries, syntactic typology, topic-prominent